



旧事

蹭肉

汪广文

朋友圈里,常常会相互蹭饭。蹭饭是什么意思呢?拿我们醴陵话讲,就是“吃白食”。不过我今天讲的不是蹭饭,而是蹭肉、“吃白食”的故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中小学,教书的大部分是民办教师。为了解决民办教师的出路问题,国家决定部分中等师范学校停止招收中学生,改为招收民办教师。考取的人,粮食关系由农村粮转为国家粮,毕业后即成为公办教师。那时,醴陵隶属湘潭地区,湘潭地区的湘乡师范学校就担负着招收民办教师的任务。八十年代初,我这位民办教师也有幸考取了师范学校,进入湘乡师范学习。

既然来学习的都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年龄普遍较大,多是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的成年人,有的还已婚生子,成了一家之主。原来在家时,虽是民办教师,但一年也能挣三千多工分,另有每月国家发给的几块钱生活补贴。这一年几千工分和几十元钱补贴,就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上学后,这笔收入没了,一家人生活都有了困难,更别提自己身上会有多少零花钱了。再说,读师范虽有许多优待,国家负担学杂费、伙食费,但也不会发给零花钱。因此,我们这些由民办教师考进来的师范生,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十分清苦,除了一日三餐,从不想买什么好东西,吃什么好东西。

因为经济困难,尽管学校离家不太远,但我们却很少回家,毕竟花不起这来往的车费。星期天,我们就在学校玩玩,或者到湘乡城里逛逛。一天,我和几个相熟的同学又来到湘乡城里,东逛西逛逛逛之后,已是午饭时分了,学校在湘乡城郊,两者相距七八里路,我们估计回去赶不上学校的开饭时间,决定就在城里吃点东西。我们来到城中心的湘乡县第二招待所,因为这是政府办的非营利性招待所,东西相对便宜,以往我们进城吃饭,也常来这里。

我们买了饭菜,正端着向餐厅走去。一到餐厅,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一下子惊呆了。不知哪户人家或哪个单位刚在这里举行过宴会,餐厅里摆满了酒席,桌上尽是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肉鱼鸡鸭。因席面太丰盛,许多菜仅被动了动,仍是满满碗碗地在那儿冒热气。见到这些,我们真是“喉咙里伸出只手来”,怔怔地看着这些菜肴咽口水。

要知道,我们已很久没吃过一顿像样的肉了。虽然学校食堂每天能供应辣椒炒肉、豆角炒肉之类的菜,但我们都舍不得买。现在一下子见到这大鱼大肉,我们怎么会不动心呢?如果刚刚开席,我们当然不会有这份奢望,还会自动走开。可是席已散了,这些是剩下的东西,估计主人也不会要了,所以服务人员也不忙着来收拾。既然如此,我们多想趁这个机会吃点什么!可是厅前服务台上正坐着一位大姐,一边打着算盘,一边写着什么。虽然她没有特意盯着我们,但我们还是不好意思去吃,要是被她看到了多难为情啊。唉,一边垂涎欲滴,一边又不好意思,真纠结!

突然,我们中一位手脚麻利的小伙子趁那服务台大姐低头写字的时候,眼疾手快从邻桌拈来一碗扣肉,放在一位高大同学面前。那高大同学正背对着大姐,刚好挡住了她的视线,于是我们便大快朵颐起来,几下子就把一碗肉吃完了。接着,我们一边慢慢腾腾地吃着自已买来的粗菜粗饭,一边紧紧盯着大姐,等待再次“下手”的机会。奇怪的是,那大姐竟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去,让身体侧对着我们,在另一张桌子上算起数来。这下我们全明白了,她一定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见到了我们的举动,故意这么做的。其实这位大姐我们早就认识,只是相互不知道姓名而已。因为我们每次进城都在她这里吃饭,她也知道我们是湘乡的穷学生,平日生活非常清苦,难得吃顿好饭菜,今天定是特意让我们沾点油、沾点光的。

多好的大姐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把邻桌的鸡鸭鱼肉都端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嚼着、吞着。我们只顾吃,也不知什么时候,竟不见了大姐的身影。她不是故意走开,让我们吃得更自在、更舒心呢?于是我们把其他桌上的菜又搬来两碗,尽情享用,直到肚满肠鸣。

吃完后,我们把盘碗送回邻桌,坐在凳子上休息。见到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一位同学讲起了那个大家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故事。他说:“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炉就餐,酒足菜饱之后,儿子连走路都走不动了,他老子便骂起他来:‘不知饱的东西,还去死,还去死,要不是我也多吃了点走不动了,我真要来扇你几个耳光!’”尽管听了千百遍,大家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说:“你说是我们吧,我们今天就成了那儿子和老子啦。”

一会儿,服务人员来收拾了,我们也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感谢那位大姐,让我们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时候,吃上一餐肥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常常想起那位大姐。

散文

电动轮椅

刘铁华

2019年9月底开始,母亲的左脚背开始出现疼痛、红肿,而且是持续的痛,慢慢地自己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上趟卫生间无比艰难,生活受到严重困扰。10月7日,我们用餐厅的实木椅子抬着母亲出门去医院,很是不方便,所以我们几姊妹商量着买个轮椅,以方便母亲今后的行动。在网上搜索比对后,我们下单了一台电动轮椅,没几天就送到了家里。

经过半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医生说可以出院了,这天从病房到车旁,从地下车库到家里,母亲都开着电动轮椅,不用我们抬,也不用我们扶。

母亲出院回到我家休养,慢慢地又可以走路了,我们感到很高兴;母亲一辈子是个女强人,能够自己走走,不用来躺在床榻之上,也是上天的垂爱。但母亲不愿意多走,所以我们会想着法子陪母亲走出家门,看风景赏景,怡情健体。

2019年1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开车带上母亲、姐姐、姐夫来到湘潭县金霞山森林公园游玩。我们停好车,把电动轮椅安顿好,母亲坐了上去,开动车子,稳稳地“走”了起来。山道很宽,是柏油路面,电动轮椅开起来很平稳,母亲开车的水平不错,速度也不慢。我们一边注意母亲的行车安全,一边说笑打闹,好不开心。

2020年6月,母亲因双下肢浮肿、关节肿痛又住了一次院,回来要步行的路段,也是靠电动轮椅发挥作用。

2021年元旦,风和日丽。我心生一念,把电动轮椅放在车上,带着母亲来到万丰湖湿地公园游玩。到了万丰湖,母亲开着电动轮椅在游道缓缓行驶,我时而在车前,时而在车后,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便走了好远。走到“梦桥”桥头停下来,环顾四周,流水潺潺,赏心悦目。这时来了一家人,不知怎的相互聊起话来。母亲健谈,讲话底气足,精神头也好,对方中年男子好奇地问母亲:“您高寿?”母亲笑着说:“你猜?”他说:“有七十七、八了吧?”母亲哈哈大笑,说道:“八十七岁了,三四年的。”中年男子的父亲马上接话:“我也是三四年的,你几月的呀?”母亲说:“三月的。”他惊喜地说:“我也是三月的。你的精神比我好。”大家都笑了起来,啧啧称奇。良久,大家才分头回家。

彼时母亲的睡眠、胃口都还好,每天看电视、记日志,打打牌、晒衣物,晴天里还会出门在院子里慢慢地走一走,人精神着,真是“暮色苍茫夕阳好,半老不逊年来少”。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23年2月的一天早上,母亲叠被子时摔在床尾地板上,我立即打了120送到医院,医院诊断是“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不得不住院。20天后做了“右髌骨节半髓置换术”手术,术后通过开展直腿抬高、踝泵、屈膝关节和腿部平移等训练,母亲每天都有点小进步,慢慢地从坐起来到站起来再到能够走起来。我把电动轮椅充上电,陪伴母亲出院回了家。几天后是母亲的89岁生日,上午我和姐姐陪着母亲开着电动轮椅出门,感受春风拂面,绿意满怀,晚上一起为母亲贺寿,满屋欢声笑语,美酒佳肴,端的快意!6月以后,母亲可以不用助行器起身走路了,每天打牌娱乐,看书记录。吃饭睡觉,生活有规律,精神有状态,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我以为母亲规律的生活会周而复始地上演,电动轮椅将在某个角落静静地被淡忘。进入12月,天气转凉,有一天母亲说腰有点痛,给她贴上膏药,接连几天问情况都说还好,可是却在那天午睡起床后腰痛得很。我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就搀扶母亲坐上电动轮椅,再坐车前往医院检查。医生判断是椎体压缩性骨折,马上安排住院治疗,两天后进行手术。好在术后母亲恢复得比较好,又能坐能走了。

2024年4月,我们开开心心地为母亲过了九十大寿。“耄耋之年身犹健,松鹤长春寿星愿。”我不得不起离开我们15周年的父亲,即便隔着天上人间,依旧走不出对他的思念,时不时感觉父亲在天堂的某个地方,静静地看着我们……

就在大家满心欢喜地期待母亲长命百岁时,6月的一天早晨,母亲又摔倒了,当我把母亲抱在怀里,反反复复凄凄切切地呼喊着她,母亲却再也没有回应儿子,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两天后,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去往天堂和父亲团聚。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那辆电动轮椅依然停放在墙角,偶尔看到它,我依然会想起那些年与母亲朝夕相对的日子,愿母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陪李立老先生游神农谷

黄建林

上部仰起一个尖突的石棱,极像一个乌龟的头——哦,这是珠帘瀑布跟前的一幕小序曲“灵龟探月”呢!在这个大约两丈高的瀑布前驻足片刻,李立夫妇更急切地踏着游步道的阶梯,奔向上面的珠帘瀑布。

珠帘瀑布高四十八米,流水从山崖高处的四口倾泻而下,在略微外突的崖壁上冲撞铺排成一面雪白耀眼的巨大帘幕。水浪一重接一重倾覆而下,声浪一阵一阵地滚滚轰鸣。溅落在崖壁上的水花飞溅不息,一串一串一叠叠的水珠迅即变成迷蒙的水气,向崖壁下水潭边的人群翻涌而来。李立先生搀扶着老伴端坐在水潭前的一个大石头上,面向瀑布,畅然而笑。我们请他和他老伴去崖壁平台上观看“美女观瀑”的岩景,李老先生说,那个我去年看了,我今天就是带着老伴来听响的,我们就坐在这里听响。李立夫妇在瀑布前坐了二十多分钟了,林书记和周副县长担心这里水汽太重,影响老人的健康,叫他们出峡谷去镜花溪看看。李立先生笑着说:“我们就是专门来听响的,我们还有听响呢!是那样(方言发音,这样的意思),你们先到听响的地方去等我们,听响了就过来接我们。你们看,我们到这里听响听得很舒服了,早晨有点咳嗽,现在都有得!”

见此状况,林书记和周副县长只好交代神农谷管理局的人赶快去小兰农家乐催促午饭,然后尽快过来接人。

小兰农家乐午饭的菜很简单:一碗辣腊肉,一碗辣椒粉蒸小河鱼,一盆木耳地土鸡,一碗笋炒肉片,

一碗小炒野人蔘叶,一碗油炸盐辣椒,一碗薄荷煮洋芋片……红薯丝米饭之外加一钵白豆糯米饭。一顿农家饭吃下来,吃得李立老先生和老伴满嘴生香,连连称好。

午饭后,顺路观赏了李元洛先生为神农谷撰写的《桃源洞记》碑刻,书记县长们安排李立夫妇到楠木坝桃源洞宾馆休息。一进宾馆大堂,李立老先生让老伴去午休,他自己则请我们帮忙摆好一个写字的书桌,铺好羊毛毯——他要写几副字送给武陵县陪他来“听响”的领导们。他不是领导,我是鞍前马后跑腿的秘书,李立老先生也一视同仁地给我书写了一幅字“耕不尽乐无边”,落款还称“建林方家雅属,七十五岁李立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第二次拜谒炎帝陵居桃源洞宾馆所撰。”让我感动不已,幸运至极。

随后,李老先生问我们吃午饭的店子叫什么名字,我们说是小兰农家乐。他说:“我要写一幅字给那家店子,午饭做得好,听得我和老婆子满口生香!难得这么好听的农家菜啊!”于是,我们帮忙展纸压风,李立老先生执笔沾墨,挥毫抖墨了“唇齿留香”四个字的横幅,“七十五岁李立题赠小兰农家乐”。

写好了字,林书记建议李老先生去休息一下,李立老先生问了时间,说,等老婆子起来,我们再去瀑布那里听响半个小时听响。李立老先生说,我可以在车上睡觉。

再进入珠帘瀑布峡谷,在瀑布跟前静坐了二十多分钟,李立老先生才搀扶着老伴依依不舍地离开珠帘瀑布,走出峡谷,登车返城。登车之际,他说:“明年夏天,我还要来神农谷听响。”

好好的袜子

倪锐

和好好外婆一起行动时,我一般起辅助作用,拉扯裤脚或拉拉纸尿裤。独立作业才知道看事易做事难的道理。好好是个胖子,腿肥到真的像一截截莲藕,又白又嫩还呈节状。给她穿手臂时,她手足舞蹈,刚套进这只手,那只手又舞出来了。套脚更麻烦,好好今天穿的衣服是带绒的,暗扣都藏在绒毛中,好不容易找到一粒,另外一粒躲在绒毛中,硬是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刚按上,又发现按错了,上下没对称,只能扯开重新匹配……

出了一身汗,终于把好好的外套穿好了。刚穿完,好好的身子开始扭来扭去,这宝宝,身子扭来扭去就会准备哭脸了。她哭脸有三个原因,第一要吃了,第二要睡了,第三要换尿布了。我不得不急忙忙把刚刚穿好的衣服鞋袜又解开来。先脱鞋子,再脱袜子,接着再脱裤子。好家伙,纸尿裤沉甸甸的,幸亏奶奶及时发现。穿好新的纸尿裤,扣好裤子,我却发现袜子少了一只。掀开被子,被里被外都没有,床单上没有,鞋子里没有,枕头上没有,枕头下也没有,整个房间都被我戴着的八百度近视眼镜像聚光灯探照灯探测仪一样地扫描了一遍,甚至连床底下也没有放过,把脸贴在地面搜索,仍是一无所获。我又天真地以为袜子是不是不小心混进了好好的衣服中,被马大哈的我穿在了她身上的某个角落,我把好好的衣服又笨手笨脚地重新脱穿了一遍,然而,好好的一只袜子仿佛蒸发了一样,踪影全无。

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重新找了一双袜子给她穿上。

好好的下午觉是不打算睡了。我抱着她在客厅走过来走过去,只要我屁股一挨沙发,她就开始瘪嘴巴,作出要哭状。隔代亲真的一点不假,儿子小时候只要不如意,直接棍棒教育,二十多年

后,面对怀里粉嫩嫩肉嘟嘟的小不点好好,我宁愿自己坐不躺,也舍不得她瘪起嘴巴开哭。以前看到自家孩子哭闹,我们还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小孩子要多哭,哭哭肺活量好。”到我自己孙子头上,才舍不得让她受半点委屈呢。

先解决不了问题,得接着花样耍猴把戏。三十多年的园长经历、幼师的五项技能、十八般武艺此刻全派上了用场。我先是抱着好好边走边唱儿歌,从《娃哈哈》《两只老虎》《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到《捉泥鳅》《让我们荡起双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口气从幼儿园唱到了小学三年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我带好好的必唱曲目,爱国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好好真如外婆所说,是个乖宝宝,好带。她在我陌生的怀抱中不哭不闹,只顾吮吸着安抚奶嘴,外加监视我,时不时用那双清澈的双眸审视我一眼,只要我一停,她就扭动身子,我立马就得打起精神。儿歌唱完,我改走民歌路线,又从《今天是个好日子》《妹妹子》《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到《浏阳河》《我爱北京天安门》,实在没辙了,我又开启了半生不熟的塑料英语,“好嫩油,挨门挨门,三克油,俺得油……”反正好好听不懂,我一雷滚滚,劈得我浑身痒痒,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这几句伴着我有节奏的摇摆,“嘎嘎!”好好毫不客气地放了两个响屁,不知道是不是拉屎了,我又得给她换纸尿裤了。

又是脱鞋子、脱袜子、解开裤子,当我褪下纸尿裤的那一刻,一坨黑把把从纸尿裤中掉了出来。这娃,平时都是喝牛奶,拉屎把把,今天这是咋啦?长大了?拉坨坨屎了?

低头仔细辨认时,才发现,那是好好的袜子。

小小说

周末,儿媳发来信息,说中午带我去万达吃蟹虾煲,我顿时欢天喜地起来。这孩子,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记得投喂我,时不时地满足我的味蕾。当然,也会想办法充实我空闲的周末时光,一万个不放心地把宝宝好好交给我,让我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半岁的好好,出生以来与奶奶相处的时间应该不超过24个小时,平时都是大承包商外婆一手包揽了她的吃喝拉撒睡等一应日常事务。外婆逢人便夸好好是个乖宝宝,好带。

回家的车上,好好就昏昏欲睡,一边眼皮找下眼皮打架,一边又时不时地努力睁开眼睛眯我一下。习惯了外婆与妈妈的怀抱,好好显然对我还不放心,不能坦然入睡。她在提防我。

回到家,我做贼样蹑手蹑脚地抱着熟睡的好好进了房间,希望她如我所愿如她外婆所说一觉睡两三个小时。轻轻地脱下她的外套,刚把她塞进被窝,她就睁开那圆溜溜的眼睛瞪着我。儿媳曾经告诉我,“宝宝不睡没关系,只要不哭,你別理她,她一下子就会睡着的。”我故意背过身去,不理好好。好好开始动动手,接着动脚,最后手脚像骑自行车一样,不停地蹬不停地转不停地摇。我装睡,继续不理她。她把自己的被子蹬掉以后,又开始蹬我这边的被子了。我继续装睡,这招还真管用,果然,好好那边安静下来。

仅仅安静了一小会儿,不知怎的,那边传来“吧唧吧唧”的声响,我转过头去,发现好好正用肉嘟嘟的双手捧着一只脚在吃袜子。不行,做奶奶的难得带一次孙,万一感冒了的话,那就不好交差啦。我赶紧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好好穿外套。现在小孩的衣服,那叫一个方便又舒适。裤子都是暗扣扣起来的,一按或一扯之间就完美完成衣服的穿脱。平时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gs@163.com